第二卷　半月刊　人海燈　第十二十三期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每逢一日十五日刊行

這也怪和尚不好嗎

通一

最近潮安城內發現了幾件假冒和尚的事，說來眞有點氣人的。

第一，瀛洲酒店前掛了兩塊惹人注目的招子：「果眞和尚奉師命下山指示人生吉凶禍福，演講因果，心相，夙緣，陰陽，宿命，六壬，六大神通」。起初我也以爲這定是了不起的人物，豈知幾個曾經去領教過的朋友告訴我：這位奉師命下山的果眞大和尚，原來是江湖術士，爲着要能吸引顧客，所以才穿起和尚的衣服來，他沒有受戒，也不知道佛學中的六通是什末東西。朋友責問他不應假名和尚，則連連道歉不已，並說：「三數日內，盤川有着，卽便離潮，萬望不要戳穿黑幕！」這位冒牌和尚，既然祇知迎合社會心理，祇知吸引顧客，其行爲當與眞正和尚有異！可是，一旦出了岔子，誰不以和尚看待他？想來這里，我就不知道這是誰的過咎了。

第二，城內各大馬路發現許多化緣的和尚，跪在街心，跪在商店門前，喊出求乞般的聲音，如不給錢，卽木魚敲的格外響，聲調和哭訴一樣，引得路人注目，店戶討嫌。經過了幾次調查，這幾位和尚所要修的廟宇是五臟廟，沒有受戒，更沒有正式出家，是和果眞和尚同樣的冒牌貨，其所以如此者，目的是在希望每日所得超過普通乞丐而已，然而，普通人不當他是正牌和尚的恐怕不多。

第三，城內近有一種身背藥袋，頭帶方帽，穿着和尚長衫的人，口唱俗歌，兜售藥品，喜笑怒罵，滑突絕倫，身後常跟着一大批瞧熱鬧的人，同樣，眞知道他不是和尚的人，恐怕也不多。

這三種人爲何會假冒和尚來引人注意？這個，不僅是中國佛教衰象之表現；而是當前整個社會問題核心之所在，因爲，公務人員不能假冒，商人也不能假冒　只有假冒和尚，既不犯法，又可解決生活問題，這固然是佛教不振的流弊所致，然而究竟「誰爲爲之就令致之」呢？這難道也該怪和尚不好嗎？有的，那就怪法律上沒加上「假冒和尚者與假冒公務人員同科罰」的一條了。

目錄

這也怪和尚不好嗎　通一
新僧伽都錯慢了　智嚴
解答華東基督教教育會五問題　太虛
研究楞伽之初步工作　慈雲
關同善社十字佛之魔說（完）　爾明
金剛經講錄（續）　澄弘
德義心的基礎及其報恩觀念（完）　巽譯
唯有苦穢是我們的增上緣　儼然
給讀者們（二）　襟亞
兩年來之開元寺　大本
佛涅槃日一日記　宣揮
不思囘首話從前　萬泉
異類法緣記（續）　震華
詩林　諸家
佛教新聞　記者
編完以後　編者

新舊僧伽都錯悞了

智嚴

瞑着雙目，趺着雙腿，坐，吃，參，天掉下來無須管；一枝香兩枝香的坐下去，末了，老了，漸漸地鷄皮鶴髮地死了！這便算解脫了！——自稱傳佛眞旨的舊僧，便是這樣的消磨歲月，了其一生。

革命，改善，我們要適應潮流，方便攝化，舊日的僧制已腐化不堪，應當重新估定僧制；終日的狂叫，吶喊。末了，因浮躁而受到制命的創傷；漸漸地失敗而墮落而投降了。自稱思想新穎的新僧，便是這樣的盲動而遭到不幸的結果！

佛教內幕腐敗，不景氣，誰都知道是由于新舊傾軋紛亂所致。因此論者遂謂：新則族崭新。舊則崇性舊，眞新眞舊，庶可挽狂瀾於洪濤，起沈幢於既倾。

然此所謂眞新眞舊之標準何在？何入範定？若謂任何人皆有範定之權利與資格時，衆言朋興，莫衷一是的軒然波又起來了。那眞是急心理亂絲，愈理愈不清了！所以眞新眞舊的覺悟，都不澈底。

要知道：我們是佛教徒，我們有一切智智的教主在，我們離開教主垂示的規則去標新立異時，我們自身已沒有立場，還有什麽資格搖唇弄舌，爭論是非！好像被剝奪公民權的人一樣，他還有什麽資格選舉，被選，論長，道短？

釋迦牟尼！——我們的教主，在當時，乞食行化，時東時西，口倡無我，身作大我的活動教化；他那里像現在的一班祇吃祇坐，一動也不動的舊僧嗎？

釋迦身爲太子，嬪妃環繞，極盡人間快樂；在當時，貴賤天壤，四級鉄分，不平等之至！釋迦不爲環境所迷，不爲潮流所轉，毅然斷髮，倡平等說；那里像現在一班空口吶喊，適應潮流，全無意志的新僧嗎？

法無來去，更無新舊，唯憑吾人之毅力與精神，堅決的遵着佛陀的遺制做去，打破新舊的執見，絕滅相對的鴻溝，建立一絕對無二的眞正佛教團體。乘着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原理，三堂大戒的細則爲標準，以建立這正眞的團體才是！

否則各執已是，互相交非，江河日下，隨流入流　佛教大局不可收拾了！

所以總括起來：新舊是錯誤的，眞新眞舊也是不對的；唯有徹底覺悟，捨去新舊之見，堅決毅力，奮起精神，一心以佛的律制爲皈命，是爲究竟！

三，二十。智嚴寄于開封鐵塔。



解答華東基督教教育會五問題

—性定六度記—

太虛

華東基督教教育會代表團於清明節旅行奉化雪竇寺，其中代表徐松石提出問題五則，請太虛大師隨時答覆；迫於時間故，遂趁該團午餐時，虛大師當衆公開講演如次。

今天是清明佳節，各位乘興來遊雪竇寺，招待不週，希望原諒。貴會代表徐松石先生，提出五項問題，要求太虛解答，但有不到之處，請指教。

一，中國佛教的趨勢如何？此題可分爲在家信徒與出家信徒兩部說明：當舊時代的在家信徒　有男有女，可是他們只有信仰而已；出家信徒呢，男的是和尚，女的是尼姑，他們皆居於寺院內，或誦經典，或禮拜懺悔，有知識的披覽經藏，不過總是保守主義，對於社會多是不相聞問，所以變成爾爲爾我爲我的隔膜現像。而近代佛教徒大起變化，在家正信會……等，都是用以研究和灌輸眞正的佛教到社會上，使一般人士有相當的認識，出家信徒，雖然仍住居寺院內，而專做自利利他的事宜；或辦教育，啓迪僧衆，如研究社佛學院僧學林……第均隨文字變化上而適應時代的需要，並且發行各種佛教雜誌和報張，間接上化導社會，或辦社會事業，如民衆學校孤兒院及各種慈善事宜，這是直接上爲社會謀幸福。不過這些新的變化，實由往時演進而來。再推求將來中國佛教之趨勢如何且觀中國民族社會之趨勢而定。

二，中國佛教教育有何新計劃？——佛教教育系統，我個人會有具體的計劃，但是當此新舊不接之際，難以一時完全實現。擬定有國民教育與僧伽教育之兩部：國民教育，即以寺院產業營養之餘，（由佛教會調查）設辦社會各種學校，均以佛教徒充任教職，此等學校，專爲補救窮苦之失學兒童。如本山已經試辦兩所，他處亦已有創辦的或在籌劃中的，僧伽教育呢，爲培養佛教徒有學有行及道德體魂的健全，成功有佈教之資格，而佈教師，須先選會受社會中等以上教育者，出家後，尙須十二年之佛學訓練，經考查及格，方有佈教師之資格與權能。

三，中日佛教的關係如何？——日本佛教是中國傳去，後因中國漸衰，日本興起的時候，中日佛教亦隨國勢而起落，當日本維新之際，其國佛教大有進步，亦有僧衆，但因宗派之別，或有夫婦子女家族之組織，全國人民有三分之信仰佛教，其餘信仰其本國原有之神教，耶教，及不信教等，佔三分之一，推究日本佛教徒重在研究，輕於修行，則與中國佛教徒，各有利弊長短之差　我在廬山曾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日本亦有教徒到會參與，日本繼開東亞佛教聯合會，中國亦曾派代表參加，最後的結果，日本教徒，多方覺悟前非，今已有從心性上而起修行之改良矣。

四，佛教對基督應有如何之關係？——此題未釋以前

先聲明的：太虛對于基督教理，無深研究，有不到之處，希望見諒，佛教與基督教，同一宗教，如中國所謂農家（法家、刑名家，商家，……等家，則佛教與基督教同爲宗教家；既爲宗教，均有至高之一點和信仰之歸宿，雖教理各異，皆有向上增進與發展，並且都是廣求精神之作用。總之不善者，皆以教義精神而抑之，爲善者，更求進益之深造，使得最後之鵠。且有難行而行，難忍而忍之精神，此兩教相同之處，還有佛教與基督教相助者，各就教理之推測，而能歸納到中國一般人之心性，又如基督教徒能爲民衆犧牲，有百折不撓之精神，謀民衆利益。正與佛教大乘菩薩所行之一部分相類，所謂菩薩者，專爲教化衆生，且願度脫一切苦惱，而不居功，是爲菩薩之行，此兩教大同小異之處。

五，中國佛教對於世界之貢獻如何？——佛教本創始於印度釋迦牟尼，其由於婆羅門教中產生而出，釋迦牟尼因視婆羅門教惟求自利，理不究竟，而起反感，於是倡「一切法平等」之呼號，印度文化因之大起變化，佛教起源有三時期：第一爲小乘時期　第二爲大乘時期，第三爲通大徹小即密宗時期。小乘教廣行於錫蘭暹邏緬甸等處，大乘教傳佈於中國，密教流行於中國之西藏，而臺延蒙滿一帶。日本亦根基於中國大乘教，近來歐美各國，同樣採納中國大乘佛教，而謀進展，將來挽世界之狂瀾，中國大乘佛教責職是賴。

不過各宗教自有特質的所在；佛教的特質，——「因果律」宇宙：萬有即是果，而其如何如何即是因，再將來如何皆爲因果相續問題。如基督教之上帝，所造之世界謂之果，其所以能造世界即爲因，所以世間一切法（即器世界一切事事物物形形色色）皆隨因緣而成。如草木之生長，其根即是因，再經水分，肥料，日光，及氣候之調適，方得成熟，這些水分，肥料……等即是緣。推而言之，日，月，星，辰，乃至一微塵，皆有其因緣和合而成各體，就是人也以「業識」爲因，父，母，及其他色，聲，香，味……等爲緣。是故一切法，無有惟一的主宰可言，亦無超過「因果律」而生世間一切法，此論惟有佛教講得最圓滿，其他科學，哲學，論理，往往自破其因果之說，如今科學原子，電子論，最後不能自圓其說者，即自破其因果律之故。惟佛教「因果律」可通一切法，爲他論所不及也。

今日簡畧說了一點，有不到之處，請各位指教！」

海潮音

十六卷三號

目錄

評佛教寺廟興辦慈善公益事業規則　大醒
唐宋間之雲南佛教　方國瑜
閱書雜評　太虛
佛教僧尼統計之鱗爪　慧珠
梁任公與佛教　智藏
三階教之研究　墨禪譯
佛陀以前的印度思潮　談玄
人生學　王恩洋
菩薩戒品釋　法尊譯
法相唯識學概論序　妙觀
空過日記序　芝峰
讀江亢虎布衣蔬食感言　大醒
以佛理批評人不如熊　寂公

研究楞伽之初步工作

慈雲

楞伽，爲大乘佛典。吾國禪宗達磨初祖傳法二祖時，曾以楞伽授之曰：『……此四卷楞伽，可以印心。』唯識要籍之六經十一論中，楞伽卽其六經之一。成唯識論等，往往引之，以證其義。蓋楞伽一經，直顯藏性，廣談妙法。遮之，則百八俱非，四句咸離；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而直顯如來藏性。表之，則破邪顯正，彈偏斥小；暢談唯識之理，廣顯行果之相，以示大乘差別義。此禪宗以之印心，唯識依以立宗；而古今大德之所以流傳翻譯，注釋弘講，不遺餘力之所由來也。

據法藏入楞伽心玄義：楞伽一經，共有三部：大本有十萬頌，次本有三萬六千頌，小本千餘頌。龍樹菩薩造有釋論，以釋次本。而傳譯華夏者，僅小本耳。

復據觀楞伽記：慈山大師居五台時，遇一于闐國（今新疆南部古國）梵僧，同住二載。慈師以楞伽問之，梵僧驚曰：『此土（有斯經耶！吾國（指于闐）國王寶之！』因詢慈師此土傳者有多少卷？師曰：『傳者四卷。』梵僧笑曰：『猶未盡耳。此經有四十卷；此土傳者，纔十分之一。』據此，楞伽之傳入吾國者，雖有三譯不同；而未盡來也決矣。

三譯者：（一）南宋天竺求那陀羅于丹陽祇洹寺譯，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僅一切佛語心品一品。

（二）北魏天竺菩提留支于洛陽永寧寺譯，名入楞伽經十。有請佛，問答，集一切佛法，佛心，慮伽耶陀，涅槃，法身，無常，入道，問如來常無常，佛性，五法門，恒河沙，刹那，化，遮食肉，陀羅尼，總，共十八品。

（三）大唐于闐實叉難陀于長安佛授記寺譯，名大乘入楞伽經。七卷。有羅婆耶王勸請，集一切法，無常，親證，如來常無常，刹那，變化，斷食肉，陀羅尼，偈頌，十品。表之于左：——

朝代	譯者	譯場	經名	品數	卷數
南宋	天竺求那跋陀羅	丹陽祇洹寺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一品	四卷
北魏	天竺菩提留支	洛陽永寧寺	入楞伽經	十八品	十卷
大唐	于闐實叉難陀	長安佛授記寺	大乘入楞伽經	十品	七卷

至三譯中，誰譯較爲圓善？謹錄諸家評語數則如後：法藏大師評曰：『其四卷，廻文不盡，語順西音；致令髦彥英哲，措解無由；愚類庸夫，強推邪解。其十卷，雖文品少具，聖意難顯；加字混文者泥於意，或致有錯；遂使明明正理，滯以方言。聖上——指唐武后朝——慨此難通復令更譯。今則詳五梵本，勘二漢文，取其所得，正其所失；累載優業，當盡其旨；庶令學者，幸無疵謬。』見入楞伽心玄義。

宗泐大師評曰：『若論所譯文之難易，則唐之七卷，文易義顯，始末具備。……宋譯四卷：文辭簡古，至於句譯

，有不可讀之……』見楞伽註解。

蘇軾評曰：『……楞伽一意指宋譯一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還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見宋譯楞伽經序。

歐陽漸居士評曰：『……宋魏唐三，融取卽明；缺一仍昧。宋譯文晦，其義不彰。唐善仲文，魏時出義。借唐解文，以魏補義，罄無不宜。』見楞伽疏決。

總之：楞伽全部經文言之，則宋譯實不及魏唐二譯之文義順暢，圓善無缺。然古來宋譯弘傳獨盛者：蓋達磨初祖以宋譯者，傳以印心；而宋代佛印蘇軾張安道將之奇聲之刋板作序；與明太祖之提倡，故益流傳。且古今大德一今之大德，如太虛法師之楞伽義記一從事疏注者，多依宋譯。此宋譯之所以弘傳獨盛歟？

復據藕益大師之楞伽義疏：將斯楞伽，科爲三分：序分宋略而魏唐詳。正宗分：譯無缺。流通分：宋無而魏唐具。略表于左：——

科名	宋譯	魏譯	唐譯
㊀序分	但有通序	請佛品全	羅婆那王勸請品全
㊁正宗分	僅一切佛語心一品	開爲十五品	開爲七品
㊂流通分	無	有二品。陀羅尼品。總品	有二品。陀羅尼品。偈頌品

義疏之意：魏之請佛品，等於唐之羅婆那王勸請品。蓋皆敘述楞伽一一域名。在南印度國南部之錫蘭島中央山谷內。或稱楞伽山，或云楞伽城；今稱堪的。湖光春色，風景絕佳。佛曾在此說法，故以處名經。現在印度佛教雖衰，而該島佛教仍盛。堪的聖蹟甚多，尚有佛牙珍藏於馬立加華寺；而佛手植之菩提樹，今仍存在，枝葉扶疏云。見世界最新形勢圖等書。一一之莊嚴，會衆之雲集；與佛說法龍宮，歸途遙望楞伽山城，莞爾而笑；依古佛之儀，循城主之請，現諸神變，問答二法，故可判爲序分。宋譯亦有通序，具六種成就一一信聞時主處衆一一足以證信；唯無別序耳。

至正宗分，三譯之品卷數字，雖有多寡不同；實僅開合之殊。義固無缺。故科宋譯爲三十九門，而以魏唐二譯正宗分中諸品會之。例如最後第三十九斷食肉門，卽以魏之遮食肉品第十六，與唐之斷食肉品第八會之，其明證也。一一如將宋譯續法大師之四十一門，藕益大師之三十九門；以與魏譯十五品，唐譯七品會而衰之，則開合之殊，自易顯明。篇幅有限，恕略！

流通分，宋無；魏唐各有二品。二譯之陀羅尼品，爲佛欲證師譯解楞伽者，故說神咒，以資冥護。至魏之總品，卽等唐之偈頌品，皆重頌正宗分耳。唯頌中有一要事，宋譯缺之，卽稱讚淨土，與懸記龍樹菩薩事也。

總之：藕師之意，以爲楞伽三譯，在量的方面，雖有豐儉，與文字之暢澀；而在質方面一經中精義一，則宋譯亦無缺少。近代歐陽漸居士之楞伽疏決，雖取唐譯，而將最初之羅婆那王勸請品，與最後之偈頌品刪去。其亦取精去繁之意歟？

民二四年四月寫於南嶽佛學講習所

闢同善社十字佛之魔說（續完）

爾明

六天元太寶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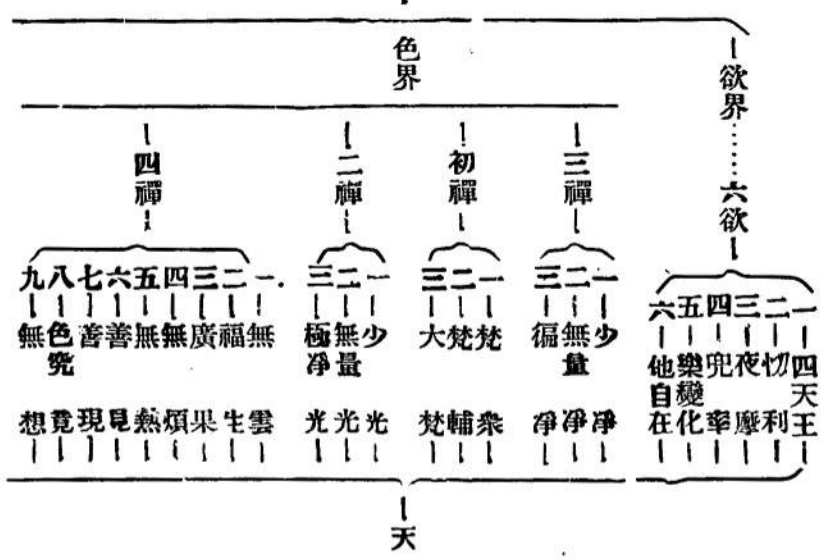
我既將南無阿彌陀佛的意義畧示明白了，現在再來談談「天元太寶」，是不是邪謬欺世欺騙之說。究竟這天元太寶的理解，是不是學理化，或神秘令人莫測的。

古有「太一」，「太易」，「太始」，「太空」，「太清」之稱，這不過是「太極」的別名，太者是「大」的極詞，古通「大」，或「泰」，太一是天地未分混沌的「元氣」在天地「未分」以前曰太極，天之「元始」曰太易，太極，太空，太初，太始，太清，均無不可。易曰：大哉乾元孔子讚周易始言：太極生兩儀（乾坤坎震巽離艮兌）邵雍氏於太極之上更推無極之說，因非孔聖所曾言，太虛法師認爲「畫蛇添足」。周敦頤氏亦立無極之說，意謂道的本源，先天之理，寂然無思，萬物未生曰無極，然此未生不昧的本體曰太極，易傳云：「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最昌極君謂爲「猶鄉人之祀狐仙，所上的「誠則靈」「有求必應」的匾額」。由此論之，若將阿彌陀佛之上妄立天元太寶四字，豈非畫蛇添足，若謂功能超過一切，豈非鄉人之祀狐仙所上的誠則靈，有求必應的匾額嗎！有易的法理，無容混淆取。爾明謂：易者，乃亘古今不可變易的眞常妙理，法性依然；於聖位分而固固無增，於凡夫方面又何嘗有減？更無始終，內外，大小，長短，方圓，堅白，同異，善惡，美醜之說，此即所謂人人本具的自性彌陀，因迷悟之差，遂有聖凡的差別，然而天元太寶祇是同善社的神秘怪說，於易理實扯不上去，「父母不傳，肉耳不道，欺佛滅祖！雷打火燒」。（此爲入社的必須之誓否則不許入社）的欺人怪誓！易理既無！佛學未有，道教未立，濫竽設教。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彼同善欲死其心而存其身嗎！嗚呼！同善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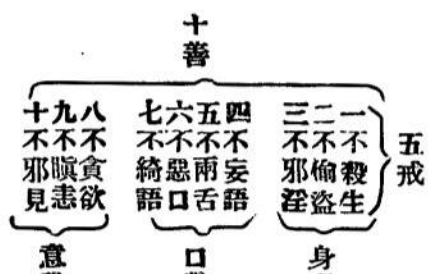
七畧示天乘

同善社動曰生天，又言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禪宗眞傳。所印送書籍，又是道家的舊書，如太乙金華宗旨等類，論其工夫，却不過守竅，——守其鼻梁尖而已。以外別無他得，東偷西竊，矛盾自攻，令人捧腹而笑！禪宗眞傳，的確夢想不到，因禪學本係示人直指明心，見性成佛的。所謂若能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故宗門下不立文字，一直從你會見本來的娘生面，達到成佛的地位。釋迦拈花，達摩西來，悟也悟乎此，傳也傳乎此，故禪學貴也貴乎此，脚踏實際理地，而超證妙覺果海，永遠不會再有生滅的了。所以吾教特論天乘，乃係顯其有生滅的有漏的凡位，是不究竟的。佛經上說天福享盡，必有墮落的一天。所謂天有五衰相現的悲狀！涅槃經云：「釋提桓因，（耶教稱上帝，道家稱玉皇大帝或上帝，近道德社同善社亦稱上帝。）命將欲盡，有五衰相現，（一）衣裳垢膩，（二）頭上華萎，（三）身體臭穢，（四）液下

汗出，(五)不樂本座，」這樣，欲了此生滅的苦因，而達到不生滅的樂果，莫若佛學中最方便穩當的淨土學系的示人念佛了。(南無阿彌陀佛)念佛求生極樂國土，蓮花化生，永不退轉，如釋提桓因的五衰相現。何謂極樂哩？據阿彌陀經云：「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反之，無有衆樂，但受諸苦，故名極苦，(天人樂卽苦因)何況魔說未必生天哩！就如同善社云生那一重天，非常含混，我不妨再來以佛學的眼光，將各天乘的學系，畧畧示明。如修四禪定，生四禪天，修四空定，生四空天，持五戒，行十善生，六欲天，所謂：三界二十八天，這些修天乘的等次學理，及五戒十善，我在下面列成一表，以爲持邪說者信仰三寶，回歸覺路的智炬，免在迷途瞎撞，自尋苦惱，少却多少悍然藉鬼神仙佛混淆想像的名詞，自愚愚人無間罪報。我作此篇文字，本破十字佛的，此似無關重要，又因篇幅所限　故詳細的天乘學理，暫止不論。



內由十善之殺盜淫妄增一酒戒曰五戒生六欲天



八結論

吾在前文，已將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的意義畧說大概，又以易理來質疑天元太寶之說，繼又畧示天乘以指迷途，從數方面看來，可見硬在阿彌陀佛之上，妄加天元太寶四字，其荒謬實難言說。不但這天元太寶的寶冠戴不上阿彌陀佛的頂髻，而反顯是依附佛教的外道魔說。淨土自有淨土的學理，乃係完全示人持名念佛以種淨因，得生清淨國土的勝諦妙理，亦即所謂實踐哲學，所謂念不淨不生極樂，業不重不生娑婆。今同善社諸君的殺盜淫妄，不但仍然如故，一握社權，尤有甚於往昔。吾意謂：同善社要取萬善同歸意，所謂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今既殺業未戒，淫妄熾盛，盜騙愚民，爭領天恩權勢，用得山窮水盡，鴻家貿產，而盡飽其私人囊橐的欲望，這，不太惡作劇了吧？唉！只有一千元的代價或五百元的代價就可以領個甚末天恩；積極的，甚末治國平天下，消極的，甚末生天了。不錯，道人也是騙取金錢的一個妙法。加一層工夫，總可以有個收入若干的代價呢。我曾擇一個加過工夫者，和領過天恩者，問十字佛的意義何解，工夫又如何下手，瞎癡無知者，則顧左右而言他，或稍解四書五經，及受過瑤池等教的道孽者，莫不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知止而後有定，……慮而後能得；惟精惟一，永在厥中；天道之命，存心性養；靈丹一粒非常玄妙念茲在茲不老長生；顯其隱微，養育聖胎；水火既濟，頂破天門；固精鍊神；頂現天眞；保守太和，發乎本源；大道無窮，止於至善；……」說了怎末多一大套，連我也不知是在解十字佛，或是談工夫。問其趣證如何，僅曰生天。論生天之道，我任上文已畧說過，除佛學所言而外，還有先天教，瑤池教，無爲教，清淨教，白蓮教，紅燈教等的邪教。即今之道德社，同善社所修的外道禪，鬼神禪，精靈禪，妖昧禪，魔惑禪等的邪禪。（依草附木之類）我恐所言生天者，即生外道天，鬼神天，精怪天，魔妖天，靈惑天。同善社肉耳不傳——連父母不傳，——六親不傳，大逆不道，背叛三教聖人，合立邪見門戶，無待贅言可知。吾邑——寶應，楊啓章，最是富戶，用了若干的銅臭，領取天恩，終覺魔說非是正道，雖年已花甲，尚毅然至揚州高旻寺削髮出家，扣入禪關，參究如何是西來大意。可惜無文，不如孫雲台君，一信仰佛教，即著闢耶篇以破邪說。作者素來不抱宗教門戶，不生水火之見。悲慨日之黑暗，慨邪說之橫行，嗟衆生之岐途，惑火坑之無期，在這科學時代，破除迷信的聲浪中，奮起大無畏護教之精神，負荷大慈悲拯世之悲心，仰我全國同胞，不可一惑再惑，惑惑無已，一盲引衆盲，相引下火坑同入光明大路，同登涅槃覺岸。

（完）

金剛經講錄（續）

——在潮州開元寺通俗演講所講——

證弘法師講
新曦筆錄

如理實見分第五

如理實見者，如來法身雖非即相，亦非離相，必須如理方可實見。若能具金剛般若即執身相可見如來法身，不能「」金剛般若，即不執身相，亦不能見如來法身。身相者，色身也，即孟子所謂形色也。法身者，非身相也，即孟子所謂大體，所謂法身無相，相徧大千，正此意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以上數以無相度生，無住行施，而安住眞空，猶恐其見佛執着於相，於般若有所障碍，故復呼其名而詰之曰：爾之意思如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須菩提心已領悟如來善巧衆生之相，皆是自心分別所緣影像，故一承佛問，遂答之曰：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蓋如來隨順世俗所說色身之相，皆從緣起，虛妄無實，了無自性，非眞實之相，故云即非身相，焉能於虛妄無實之相，得見眞佛？吾之眞性如來，湛然常住，本無生滅，何有形相可見，故答世尊，不可以色身之形相，得見如來也。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佛更呼須菩提而告之曰，不僅色身之相，虛妄無實，非眞實相，凡一切形形色色之相，皆是鏡花水月，夢幻泡影，徹底虛妄，了無自性，無性即空，無性眞空，即是法身。若能了解諸相虛妄，非眞實相，即見如來法身，不可拘泥住法行施，而修成佛之色身也。一切有相可見，皆是假合，變幻無常，非我眞實本柄，衆生不達此理，隨妄而趨，不悟眞空實相，故流轉生死也。一切形形色色之相，皆是虛妄不實，非眞實之相，取無可取，捨無可捨，因衆生凡識，認爲眞實，妄起取捨，故不得見眞如之體，若得般若若智慧，得見諸相皆是非相，則幻妄遣除，眞體自露，眞性如來，自顯現矣！衆生心即如來心，如來心即衆生心，因如來心不著相故悟，衆生著相故迷，所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心迷著則爲生，不迷著則爲佛，若能空諸色相，如雲去月現，即見如來矣。故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謂非相者，非謂無相，即此有相，便是空相，但無住著，分別之心，相自不生，妄相不生，即是實相，此實相即寓於妄相之中，所謂煩惱即菩提也。菩提寓於煩惱，如水寓於波，由煩惱遇菩提，如由波尋水，所謂即妄悟眞，即即即眞，如即波尋水，即波即水，能悟此即見眞如自性法身如來矣。心不著相性也，心著於相情也，知其非相，則情盡而性顯，認諸相爲實，識也，知諸相皆空，智也，見諸相非相，則化識爲智，如知波是水，

，不著波相爲實。波平而水性自顯矣。華嚴經云，諸佛法身不思議，無形無色無影像，又云：凡夫見諸相，但隨於相轉，不了無相，以是不見佛，又傳大士頌云：如來舉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以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亦虛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眞形。所謂至道無言，至眞無相，正此意也。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

須菩提白佛言者，須菩提啓問世尊也。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者，須菩提恐中下之机難信，且末世凡夫，根基淺薄，得聞眞空無相之言，不生眞實信心，故發此問也。佛告須菩提者，世尊答須菩提之問也，莫作是說者，呵止之詞也，如來滅後者，卽如來滅度之後也，後五百歲者，正法五百歲，像法五百歲，此後五百歲，卽像法後之五百歲也。有持戒修福者，持戒，卽諸惡莫作，修福，卽衆善奉行，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者，卽於此般若章句，能生信仰，以此爲眞實法門也。大意謂汝勿疑現在親聞者，無有信受之人，卽未來像法後之五百歲，法垂衰弊，亦有起信受之人也。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者，謂此能信般若言說章句，非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種此善根，乃於無量千萬佛所深植善根所致也。如六祖聞經一二句，卽啓發其金剛種子，可知深種勝根之人，雖多劫後亦能信受，未植善根之人，卽親聆佛說，亦不能如實了解也。種善根，卽供養諸佛，隨佛修學等，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歸命金剛經之章句，能生清淨信心，乃至極少刹那一念，由清淨慧生清淨信者，此心一生，佛種成就，牢不可破，故卽祖師曰：能生一念淨信，卽可成佛。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者，佛再告須菩提云，若淨信修持，如來以智慧力，悉知其行菩提因，悉見其得菩提果，故是諸衆生，所得之福德無量也。世間所享者名福報，信此經者，名福德，六祖云：信般若波羅密，能除一切煩惱　信般若波羅密，能成就一切出世功德。上所云修持萬行，不能執能行人所行法，此法甚爲希有，甚爲難信，故須菩提恐現在及未來上根之衆生，不生深信，故啓問如來也。學佛非信不能入，故信爲入道之源。昔傳大士頌曰：因深果亦深，理密奧難尋　當來末法世，唯恐法將沉。空生愼未達，聞義恐難任，如能信此法，定是覺人心。學佛非善根深不能成，故種善根爲道之本。故華嚴經云：所種善根，皆悉不壞，譬如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其身，出在於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肉身雜穢而同斗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要穿一切諸有爲行，煩惱身過，到於

無爲究竟智處。何以故？此少善根，不與有爲諸煩惱而共住故。自須菩提白佛言，至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一段大意，謂能信金剛般若　言說章句，皆宿植善根，其福德無量無邊也。

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

此展轉徵釋所以也。上云一念生淨信，得無量福德，是何緣故？蓋因是等衆生，了達四大假合，本來空無，無有四相之可言，且復了達五陰之法，亦爲幻非實，認四大五陰爲眞實卽著四相，不悟眞空，卽不聞是金剛般若而生信心矣。四大之外尙有法相與非法者，佛陀教學者，能生信心，以此爲實。又恐學者徒泥言說　不求心得，所以云無法相，又恐學者執著無法，不探討其言，求悟眞理，故又云亦無非法相。法相既無　非法相亦不可得，其心湛然，無所執著　是諸衆生，二空已明，法與非法係對待詞，如云法是善法，非法卽非善法，法是正行，非法則非正行，如法相是假，則非法相更假矣！取相是人我執也，取法相是法我執也，取法相是著有也，取非法相是著空也，有取卽有著，有著則障碍正覺，不能解脫，故不應也。空有不著，人我相除，卽正覺現前矣。初無復我相是人空，次無法相是法空，並無非是法相，則俱空之空念亦不生，此數句大意謂能信受金剛般若波羅密之衆生，皆無取著人相法相，非法相也。傅大士頌曰：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偏計虛分別，依他碍不通。圓成沉識海，流轉若驫蓬，欲識無生處，心外斷行蹤。又六祖云：法法皆通，法法皆備，而無一法可得，名最上乘，念念都成妙慧矣。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爾等比丘　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尙應捨，何況非法。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者，指正法與非法皆不應取，因有取著，則四相不空，而障般若妙慧矣。以是義故者，卽由此道理，故佛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謂世尊常時對比丘說：爾等知我所說之法，譬如船筏，渡衆生到彼岸也。筏是木柵，可取渡河，達於彼岸，衆生在生死此岸，未渡彼岸，故不得不取筏以渡苦海，而求達於彼岸，既至彼岸　當捨筏而登岸，吾人修行，當知亦爾，佛說無量法門，有如船筏，未渡生死河者，不得不依之而修持，已登彼岸者，便不可不捨之而離着，正法當應捨；正法外之執斷執常執空執有之非法更不能不捨矣。初則以法捨人，次則人法皆捨。喻人之渡河，初則取筏渡河，達於彼岸，則捨筏而登岸；若至空有雙忘，人法俱遣，則得金剛般若，而達於涅槃彼岸矣。未底須船，渦岸免舟，正儒書所謂：得意忘言，道書所謂：得魚忘筌之意也。昔傳大士頌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人法知無我，悟理詎勞筌。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如取一，卽被汙心田。（未完）

德義心的基礎及其報恩觀念

（續完）

（石川成章）　窺諦譯

四　德義心的動機

吾人的日常行爲，依德義心來規律動機有三：第一屈從的，第二功利的，第三自發的。屈從的行爲，又名教訓盲從的道義心。理由，理解、智力都無，只順從來習慣，自主力極其薄弱，於知識的進展中時有動變，或由他人的誘惑而成漂蕩，多分含有不測罪惡的憂慮。第二功利的動機，即凡事豫先打算功利的得失　利者行之，害者止之，這就所謂機會主義的道義。我想　這主義恰與物品的買賣亦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尹若不君　臣卽不臣，父若不父，子卽不子，孟子所謂君若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若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這皆是功利的德義。又如若任用之，則效力焉，若不用之，則飄然去焉。此亦不外功利的行動。總之，孟子的行動言說　多半是功利的。如彼目殷紂爲一殘賊匹夫，力說弒紂而未弒君，伐　匹夫而未伐土的强辯。又如王大過之，諫之不聽則去其國。或易王力說等情。這是何等功利的打算的主義。

若依如此的打算，則一切的正邪曲直，皆依成敗利鈍而後定。卽所謂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的主義。其流弊，卽失却大義名分，不顧情操的眞澈。則不但道德喪失盡淨，卽世道人心，亦非常受其影響和不好的影響。這不可不有深深的警誡的。例如：我國（日本）的室町時代，卽陷於此轍，而義失盡，勢利之風極端流行；上下相爭，全國騷擾，天下極亂如麻，幾至不可收拾。這覆轍，應爲後來者誡。到現在我國（日本）現時的情勢，功利的打算的道義之風日漸月盛，如不捨義救利者，世人目爲迂愚，內懷狡黠外裝正義者，世人日之爲偉大，爲賢良，不顧義務維行，只踐權利主張，上下相爭，紛爭鬥戰，屢出不窮。其勢甚狀，眞不知底於胡底。眼看大局這樣的事態，實堪憂慮！

第三自發的道義，卽於情誼恩澤感激之餘，由心中自然湧出的道義之心。實則，卽是止於至善心理的狀態。故其行爲，離開功利打算，超出成敗利鈍和利害得失的範圍，其志堅決無二，格守名義，歷盡艱難，曾微節義。所以不論洋有東西，國有大小，俱其芳烈流傳萬古的諸多忠臣義士，或其孝子節婦、眞善美的兼備的行動，皆由彼等自發的純眞至誠的道義心的自然發露，同是一樣。今試舉其一二，可爲古來忠臣義士龜鑑者；中國如諸葛亮，文天祥等，推爲第一，日本如菅原道眞，楠正成，大石　雄等數爲第一。這皆視利害得失於度外，不顧一切，始終一貫，發露純眞赤誠向前驀進的，簡言之，這種忠勇亦誠　若非打破自我的心境，這終不能成就其絲毫的。如：

諸葛亮前出師表云，「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

十八史畧卷六：弘範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

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敗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

這種忠臣報國的赤誠，能感動敵情以致如是的程度。可欽之極！

日本　如昔日大伴家持的詠「海行，水而常流，山行，草而常清，願大君之不死，而常顧吾身！」皆道原眞，因禍有讒言虛構，無罪而遠謫邊陬，獨眺所處之月，日夜感泣君恩。楠正成，因獻退策，於難戰中遂奉命出陣，決死盡奉朝命，死力奮鬥，尙誓七世奉公，從容就死。大石良雄以下的赤穗義士，因遂其主遺志，乃於千辛萬苦之餘，甘願一死。這種至純報公的衷情，古今東西，都是若合符節的！

五　主我和無我

功利的打算的勞作，是立足於差別的主我　而於物質觀念中從這題處利害成敗之間出發。純眞赤誠的心境，是超越相對的差別界，於絕對平等的一如中，從其澈底的沒我的自然的信念中之所發露。故主我差別觀，累於鬥爭煩惱，由懷疑而厭世，往往陷於自暴自棄的境界中。無我的平等觀，享受和平安靜，由樂於天命而能極喜感謝，日日接進向上理想，終於與人世間相契合。

儒教中關於無我的思想，亦非全然沒有。如論語中所謂殺身成仁，孟子公孫丑章句上所謂「大舜舍己從人」，這皆是無我的心地的表現。

佛教中關於無我的道理。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和他數甄別而稱爲三法印。卽是吾人日常計執之爲有恆存爲常想，計濁世爲樂想，計假我爲實相，計染心爲淨想等，佛法中名此爲常樂我淨的四倒。或名爲六見等。修養鍛鍊之道　若期全滅這等妄見，證入涅槃，於此消極之極，另無何等進展的活躍者此卽名爲小乘教義。然而，若於前者三法印外，更加所謂諸法實相一印。從此消極否定的之極中更有積極的進展的活躍，入於中道實相的妙用者。此卽名爲大乘教義。大乘教者，卽　面於相對界中，打破迷執，打破常樂我淨的四倒和全然妄見。一面又於絕對的悟道界中，以大般涅槃，實現眞實的常樂我淨四德。對於法我之執，唱導大我涅槃。卽沒我中徹底否認決定的融合統一，而於涅槃的大我自由進展活躍，宗禪亦謂大死一番，而後方爲徹底大悟。此亦不外爲道破這等妄見。禪宗關於坐禪修行的階段，先奪客觀，次卽主客雙奪，最後復又主客雙成。例如：

支那北禪神秀和尙唱導的：「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垢。」

這是打破客觀萬有，揭示主觀心地。而對南禪六祖慧能大師的：「菩提本無樹，心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此卽否定主客二觀的一切。卽一切皆空，全然無我的心地。苟但是萬一超度此境，則有臨機應變自由自在的活機顯現。所謂於否定中復又肯定了主觀客觀的一切。如蘇東坡的所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石無非淸淨身。」便是道破這個。「柳染觀音微妙相，松吹說法度生聲，」亦不外顯示這般消息。

小乘有部宗諸法實有論，成實宗諸法皆空論，始而進展至大乘始門法相宗的賴耶緣起唯心論，繼又進展至三論宗的

非空非有的中道論：天台，華嚴的實大乘論，更於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主張非非空，非非有，乃將諸法實相的妙諦，決定歸到眞空妙有的幽玄中，以達迷悟不二，事理圓融，事事無礙的妙境。如惠心僧都的白雲青山是淨土。餓鬼畜生是佛身。此卽於此「白露之委紅玉態」的一樣見解，淨土法門，若不全然捨離自我，（自力之心）卽不能得此徹底的絕對的他力的眞實信仰。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解釋天親論主至篤的一心歸命云：

「夫菩薩歸佛。猶如孝子歸父母。忠臣歸君后。動靜非已。出沒必有由。知恩報恩，理宜先啓。」

善導大師，以無疑無雜乘彼願力，敘說二種深信的信用。親鸞上人，所謂至心信樂忘己，歸行無不成之願海。與夫動靜非己，無疑無慮等說。這亦不外無我的心地。親鸞上人和讚歌云：

釋迦彌陀的慈悲，　願作佛心！
深入智慧的信海，　身報佛恩！

這皆純眞的恩報謝德的大活動，全然沒却自我的境地。若非徹底融合絕對一如的心地者，豈能實現如此的境界。

六　結言

我國（日本）現時的形狀，最堪憂者，卽是人心漸次失却溫情，反忧鬥爭，日盛一日。而功利的，打算的，趨向個人自我的強調，損害共同生活，社會幸福和安寧的極積傾向報恩之心成。追溯其因，這由於個人主義的思想，唯物和權利義務的觀念的進展中未伴有情意並進的結果。救濟之道，不外在這是非人心中鼓吹感恩觀念，絕對融合，以使達到無我的心境。而於無限的恩惠感激之餘，一舉一動，使由感謝至情的出發。不過，仔細檢討從來的儒教之說，關於敎示父母之恩，尙有相當的適切和周到，至君國之恩，敎者很少。並往往流入於功利的，打算的，乃與我日本國體不合。直言之，這事不但不能適用於日本，而往昔的弊端之深，今日尤不可不誡。至社會之恩，儒敎中恐幾乎沒有說及，這確爲一大憾事。

然而，檢討佛敎中的報恩之說，非但懇切精密，而對於君父師恩，視之尤爲重要且切。在此勸說無限報恩中，並力說社會萬衆恩惠，鼓吹共公道德，匡正時弊，啓導國民，而給以適當的覺悟。

又，人情之德義心，因隨習慣的不同，卽有屈從的，或以利害打算所致的功利的，及至善至情發露的自發的三種。第一，理智都無根蒂。第二，物質主義的差別的。這皆由狹小的自我的出發。由得失關係以致其行動不一。由利害關係以致其反復無常。結果，因怕犧牲，義節終不能並美。第三，天賦赤誠至情的自發的道義心，純粹沒却自我，離開利害得失，不顧成敗利鈍的純眞行動。至大至剛，神人一如。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古今高尙偉大的芳烈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皆是。這皆由此自發的出動，所以千歲之下尙能感動人心。

總之，這般沒我的心境，決非局促於相對界，拘泥於物質主義，立脚於自我者所夢想得到。卽所謂大死一番，融合無限絕對之境，乃於神我一如中始能澈底體驗和得其妙諦。而眞正的報恩謝德的朗潑測的動機，卽自然發動出來。所以這至純的報恩觀念的基礎，乃係最崇上的德義心原動力的最高理想。

二三，三，十。　譯于嶺院

唯有苦纔是我們的增上緣

儼然

不吃苦上苦，難得甜中甜。不經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撲鼻香!?諸佛皆以苦爲師。當時的悉達太子若沒生老病死種種的苦，也難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法樂。

往往艱難困苦的人能成就偉大的事業，安閒快活的人反不能成其偉大的事業；前者因爲感觸得苦，而能知恥進勇，奮發有爲，勤苦耐勞，而易成其偉大的事業，後者因爲安閒快活，驕奢淫佚、懶惰懈怠，故不能成就偉大的事業。

古今中外能立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的人數不勝數，沒一個不是從艱難困苦中血鬥出來的。英雄造時勢，凡是做大事的人，必先吃得苦，耐得勞，下得決心，秉着百折不回的大勇猛大無畏的精神幹去！任憑環境怎樣的惡劣，都要把牠衝開！

知苦才去斷集，才修道証果；厭苦才欣樂，才能往生極樂；有煩惱苦，才去求菩提樂，有生死苦，才去求涅槃極樂，生不怕苦，就怕不知苦！唯有苦才是人們的增上緣。

唯有苦纔是我們僧青年的增上緣！如果沒有苦，我們的修學也沒用處，所以說苦是忍法中的一種—安受苦忍。

業不重不生娑婆，這個世界本來就是苦的；但是這是自己的業感得來的，就應該廻光返照！藉假修眞！力求跳出一解脫！利用水月的道場，作夢中空花的佛事！不可再隨流逐波，墮入無底！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凡吾同志，請勿弄錯！

近來有許多學友來往的函件中，盡是念說苦的狀況，感覺人生的悲觀！社會的卑汚！悲哀的情緒，不堪言狀！甚至有覺得佛教前途黑暗：僧伽腐敗，改革主義屬於理想！沒有成功的日子？又拉起倒車來，跑回破落戶的叢林內，和*同塵，去過班首職事掌頭大和尙的生活去了，這是多末的不景氣啊！

同志們！眼前的三民主義，在四十年前，大家何嘗不當牠是一種的理想？就是中山先生自己，我想他也以爲是理想；不過中山先生以爲三民主義雖然是理想，如果大家團體穩固，心志堅決，認爲一定有達到的可能性，請看現在不是三民主義實現的中華民國麼!!

同志們！祇要我們的團體牢固，志願堅定，天下無難事，單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祇要我們抱定志願，不達目的誓死不止，向這條一我們的主義一路上進行去！秉着釋迦的遺教，抱定佛陀的志願，不屈不撓，不腐敗，不惡化，有主義，有組織，有紀律，美麗燦爛的花沒有不開放！沒有不成功喲！

可是咱從前也是這樣的思想：「改革是理想，是玄虛的，恐怕沒成功的可能？後來有位善知識開示咱，教咱個唯我主義一把自身先改革好，成一個健全的模範的人兒！就算改革了一個，後來咱覺得也是如是：咱雖不能積極的大刀濶斧的幹一吓，消極的一慚愧？一也要把自身先改革好！我們的主義也就會自然而然實現了，理想也就自然而然的成功了！並且做事是貴要以身作則哩！請教咱們同志不知怎樣？

同志們！請努力！抱定志願！勿悲觀！勿痛苦！勿徬徨！勿失望！認請日的！勿開倒車再去向黑暗的道子上走！不然咱要墮地獄？釋迦老子也祇好流淚！也奈咱不得！英雄造時勢，咱們要打破環境！要知這是五濁惡世喲！唯有苦纔是我們僧青年增上緣啊!!!

二三，觀音聖誕于武昌。

給讀者們（二）

襟亞

敬愛的讀者先生們：

說來眞痛心！這次爲忙怯海潮的事件，竟忙得喘不過氣來。忙編輯，忙校對，忙發行；眞是弄得我精疲力竭，讀者的信，都沒有工夫寫；致累編輯先生在着急，諸位讀者在盼望！這是多麼的荒唐？！該多麼的抱歉？！

四個月來，說不盡的離情別緒！我在人海燈第一期裏不是對諸位讀者們說過：預備長期的給諸位讀者寫信的嗎？可是我失信了，我說謊了，我欺騙了諸位讀者！佛最恨的，是口不應心的人，所以在戒律上特別說出比立不許打妄語的一條。我今兒竟犯了佛的戒條，這還了得？「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我細想起來，眞是不寒而慄！我對不起諸位讀者先生們，我相信，我很相信，諸位讀者之中，有好多讀者，是很愛我的，決能原諒我，寬恕我這一遭！但是，我們離別離這麼久，我們精神仍是息息相通的；因爲我們精神早已熔化在一起了。現在法海潮已忙得告終正寢，算完大吉；以後還是同諸位讀者們閒話閒話，消磨餘生。

這次忙法海潮，由出刊忙到閉刊；我精神上物質上都受很大的損失與痛苦！我爲什麼要這樣的忙？主辦者仁老法師，忙於講經，無暇及此；于是我格外的忙！忙徵稿，忙寫稿，忙校稿，大忙而特忙，幾乎把命忙送掉！我爲什麼要這樣的忙？我時常這樣想：只要有利益有群衆的，雖肝腦塗地，在所不惜。你看地藏菩薩的願力是多麼的偉大，宏深！他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然而我這樣的忙，不過用腦汁瀝熱血，何能算忙哩？何能算忙哩！？我這樣的忙，較之忙吹忙拍，忙看電影，忙吃西餐，忙打竹牌，忙喝忙賭，忙做名山方丈，忙當講經法師，要好得多了。我雖這樣的忙，不覺得苦，與衆異常！有人對我說：『老亞！眞有點神經，何必作這無代價的犧牲？』的確的，我是神經，培根和拍拉圖這些人都是有神經，所以才能發明出偉大的學說，釋迦佛沒有神經，何能在雪山枯坐六年？何能說上四十九年的法哩？然而我雖這樣的忙，法海潮終究成爲曇花一現，夭折了，這是佛教的損失！我對它的夭折，曾經流過好幾次淚，竟無法維持它的生命！最痛心的，有些人，嘴裏說的應天響，一旦向他捐錢的時候，他的頭早已縮得同龜一般，不知去向了；及至宣告停刊，他還說些風涼話來打趣人：『我早已料到，做事沒點經驗，還行嗎』？唉！人類原來是這樣卑不足道的動物，我眞爲之齒冷！我眞爲之心寒！我眞爲之淚下！

諸位讀者們！我受了這次重大的打擊，並不心灰意冷！我的熱血，仍是洶躍着，我將以熱血灑遍了人類的心田！偶爾的失敗，算什麼一回事？「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因此失敗，反增加我的經驗，反增加我的閱歷，反增加我前進的勇氣！從前法海潮在，使我處於兩者之中，二者不可得兼，左右爲難；現在它死了，我倒反一心一意的愛護人海燈，也許有人說我用心不專，要知道法海潮與人海燈它們是弟兄，都以海字排行，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且愛無偏私的，愛法海潮，愛人海燈，以及愛諸位讀者，都是一樣純潔的愛！不信，釋迦能證明我這是博愛！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期分解。

兩年來之開元寺

大本

廣東潮州的開元寺，爲全省叢林之首刹，可惜時代久遠已失去了叢林的根本精神，雖然，內部的範圍很大，但已成爲社會上各團體薦集中心點——如公局，消防隊，商會，報館學校等，差不多佔滿了全寺大半的地點，僧伽們幾無地修持，（就是最清淨不過的大殿，藏經樓，亦爲軍隊長期駐紮）這樣，難怪僧伽們本身只是糊塗糊塗地混時光而已，上焉者，念佛自了，天掉下來也不問，下焉者便……方便過度，自己的嘴巴便硬不起來，這樣，也是讓人家侵佔和干涉一種机會。民國以來，廣東佛教又曾受過一度最大的摧殘，廟產少了，做和尚的少了，肯發心到外方去參學的更少了，因爲有了這種的關係，所以開元寺的腐敗現相就從此產生了。

民國二十一年冬天的時候，開元寺有頭腦嶄新的福來從禮澄弘三上人，覺悟到欲興嶺東一帶佛法非請太虛大師來潮弘法不可，遂開合寺全體大會徵求意見，後來大衆一致贊成了，乃特推代表數人赴廈恭請　太虛大師蒞潮弘法，承大師不吝玉趾，慨然命駕，大師辯才無碍，闡微妙理，使得潮城各界人士無不贊嘆佛法爲不可思議，且在弘法期中，又得第三軍軍長李揚敬氏極力保證法會，其時福來上人等私心躊躇，欲整頓嶺東一帶佛教必須趁此機會，遂懇求大師爲其計劃整理僧伽方針，後承大師慈悲，特派大醒法師來潮指導，乃設有整理僧伽委員會，遂把開元寺從前種種不良的惡習剷除，恢復了固有的叢林眞精神，由此蒸蒸日上，蓬勃地新氣象就漸漸地升上來了，茲將我在開元寺二年來耳濡目染的各方面漸上軌道的情形，略爲紀述如下：——

（一）擬設嶺東佛學院和人海燈雜誌　自經太虛大師弘法以後，福來上人等感覺到欲振興佛教必須從創辦佛學院造就人材着手不可，因爲有了佛學院，才會有健全的佛教徒，有了健全的佛教徒，則將來佛教才有發展光榮的機會，所以發起願心導化，籌設嶺東佛學院，不上三四個月的光景居然嶺院就實現了，嶺院以太虛大師爲院長，得大醒寄塵等諸法師來辦理教務，訓練人材，又把久經停頓的人海燈雜誌，重行復刊起來，改爲半月刊，自此人海思潮里又添了一盞光明燦爛的寶炬！

（二）佛經流通處　佛教雖有廣博無涯三藏十二部的典籍，可惜沒有普通任人流覽的機會，譬如有一個信仰佛教極喜歡研究佛學的人，要看某一部經典，必須先要跑到寺院里去費許多的麻煩的手續才可以借到，有時簡直無法可尋，如果要想拿回去慢慢地細心研究，恐怕這又是不可能的一樁難事，因爲有了這種困難的原因，開元寺主持的人就把大殿傍的觀音閣面前的朽壞不堪的幾間瓦房，重行建築成瓦房三大間，作爲佛經流通處，並有一大間任人公開流覽佛經，藉獲法益。

（三）普通宣講所　宣講的這一樁工作，我想無論那一教都不可少的，耶穌教在我國爲什麼這樣地興盛呢？也不過因他們的教徒宣傳的力量大，所以他們以爲宣傳的工作，是發展教法唯一的先鋒；

然而致寖佛教衰敗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僧伽根本沒有充實的學識，另一方面也就是過去向太衆宣傳的工作做得太少了；所以自嶺院和流通處成立以後，認爲宣講的這回事是急不容緩的，特邀請有道有德有學的長老和居士們發心來循環輪流宣講佛法幽遂地妙理灌輸到社會上人們的腦海里去，使人人都有領悟到佛法的眞髓的機會。

（四）民衆閱報室　吾國年來農村破產，商業蕭條，市面上景象一天還似一天，甚至日食不週的也時有所聞，中下之人談到閱報讀書那里能够做得到呢？這種情況，誠非吾人筆墨所能盡述于萬一，因具我佛同體大悲的心腸遂開闢民衆閱報室，以補足失學者之痛苦，每日有津滬粵報及潮安各報等，並有其他雜誌和佛學書籍，逐日更換，誠普通讀書報者的一種幸福！

（五）民衆茶園　近來盜匪瀕起，人慾橫流，水旱荒灾，迭次而降，察其根本源流，完全由于人們終日殺害生命累積惡尤遂感受現世種種苦果，因憂此種苦果消弭必須戒殺，方可挽回，遂創辦民衆素食茶園，一方面挽回人們的累積惡的罪障，一方面使人人皆能得到素菜的眞滋味！

開元寺在這二年之中，已有這麼地驚人的上軌道的發展，這完全是由于福慧人的上軌道的發展，這完全是由于福慧人的上軌道的發展，這完全是由于福慧

佛涅槃日一日記

宣輝

二月十五日。今天是釋迦如來涅槃的日子，所以起來得特別早，上殿的人也特別多，這大概是感慨着「我生何以晚，泥洹亦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悔惱」的緣故吧！在這大衆懷着悲哀而肅敬的情緒籠罩之中，在我這個無知的小子亦不免大受其影响。於是在大殿裡真明其妙的呆立着幻想：當佛在二千餘年前的今日，涅槃的時候，迦葉佛母先後得夢，而知爲佛欲涅槃的不祥之兆，十方金剛力士棄杵椎骨，宛轉於地而沒奈何的叫喚着，這種景況現在雖遙遠地冥想着，也的確使人悲不自勝。更想迦葉歸來的時候，摩着足而痛哭的話，覺得佛比我們的母親還要慈悲些，於是我的眼淚也不禁奪眶而出。這樣的呆想，也不知念到甚麼地方去了，更不知道自己還站在大殿上。直至繞佛的時候，我低頭隨衆繞走，忽地脚下一絆，一看是條黑蛇，把我的魂魄都嚇散了，週身一發熱，頓時大汗出來了。再仔細一看，原來是黑而且小的一條繩這才放心下來。從前的幻想也無形送到九霄雲外去了。我隨後以唯識的道理，來批判我認識的知見和變現：佛教常談三性，偏計是空的，依他是幻化的，圓成是實有的，我今朝早課之事，可以証明其說之不謬了。及早課畢，依舊免聽到「汽笛聲」其次聽到「梆聲」，「板聲」，隨後大家就雲集「齋堂」（亦名五觀堂）吃早粥。我向來在湖南沒有養成吃早粥的習慣，所以每至「齋堂」，預先把我面前的兩個飯碗，就拖進一個，只剩一個在前面盛稀飯。原來我想把兩個碗，都拖了進來，但又恐怕糾察師沒有人情，我自己也要顧着一點兒面子，只好也同他們一樣的吃了一碗。回堂後就合衣一倒橫陳着睡去了。直到大殿的懺鼓琴琴的送入我耳鼓的時候，纔爬起來。將要净手誦戒，那知時間已來得太急促，「低鈴低鈴」的鈴聲在那裡連二連三的催着了，等不得我細洗，只得揩了一遍，就忙着整肅衣袍捧持戒本到講堂的聽誦戒了。今天是本院破題兒第一遭，所以是法師（寶忍法師）自己誦，未誦以前，他很沉重很懇切的對衆說道：「今天是佛涅槃的日子，佛在二千年前的今天，曾教弟子「我死了之後，你們要以戒爲師，如我住世無異也。」現在非但不以戒爲師，並且把戒當作兒戲，你們去年在本寺受戒的幾位，前月考試，連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的數目都不知道，那裡有戒可得！實則與俗人無異。現在中國能認眞持戒的，只有弘一法師，慈舟法師，净嚴法師三位。你們要多親近。雖寶華古林昭慶等連年傳戒，實則是販法，非是傳戒。普通誦戒，大多誦梵網經，或菩薩戒本，絕少誦四分律的，今天本院誦四分律正因我們是站在比邱的地位，宜先從比邱戒做起，即不能實行，也應先知比邱戒的相貌。眞以爲不實行，就可以不學，他日殊勝慚愧心發起來以後，就會實行起來了。古人說：「一番提撕一番新」，今天誦戒，也是存的萬一之希望，原不是希望立刻就有效果的。或者你們今天因爲我要誦戒不大高興，只要能發起一點慚愧心，就是坐幾個鐘頭也不吃苦。試問我們沾佛的光明，四事無缺，安然度日。講到修道是不是在那裡眞實用功

，講到實學，是不是有眞實的學問，若是沒有眞實辦道眞實修學，簡直是賴佛偷生。今天誦戒，就是拿佛所說的這塊法鏡，自己來照一照，若覺得自己的面孔醜，就應當莊飾莊飾。我們出家，父母愛我們的恩德，絲毫未報，從咀想一想，做一個人雖不能替人類盡義務，總要做好人不去損害別人才對。我們吃人家的，享人家的，用人家的，無一而非他人的；連這個五蘊假殼子尙且受之父母，其他立在世界上的知識學問經驗等，也都是間接直接受之師長朋友，或社會上共同行爲所與者。今天誦戒，也就是要你們發起一門酬答佛菩薩恩德的心，酬答父母養育的恩，檀越供給的恩，師長教誨的恩，同學知識的恩　乃至發起報答一切衆生歷生以來所共同輾轉同一悲仰的恩。從今日起，雖不能盡形壽奉持戒律，亦應對持戒的人要識仰歡喜。雖不能完全捨去身心去弘揚佛法，教化衆生，也應隨分隨力的去學去做。這就是今天誦戒的本意。」

當眞的我們聽到這一席話，好像受的了催眠術的一樣，都很肅敬若有所思像偶像似的呆坐着絲毫不動，連小咳都也沒有了，這或者也許是慚愧心發起來了的表現吧！忽然誦到七種滅諍法，我以爲這戒在當時的時候，是僧團相與和合無違的要素，試看第一條就說：「若比邱有諍事起，卽應除滅」。現在的僧團所以不和合者，也就是未曾實行亡滅諍法的緣故。若是有一點和尙的氣味也不至七分八裂的把佛教弄得這樣糟糕。有諍事起時，不但不除滅，並且還在那裡揚湯加薪吶喊助威，因此把住持佛教的機關，當做與人爭勝負的逐角之場了。中國的大德儘管多，若不能實行滅諍之法，越多越糟糕。中國的眞實大德，麒麟的獨角，也不足以喻其少。眞是佛教有史以來在中國衰敗變遷，未有甚於此時也。至於世人謗佛法爲「消極」，毀和尙是「寄生蟲」，甚至無醜不露、無惡不作，更不必談了。實則不能怪人，都是不爭氣的和尙自己招出來的。假使和尙能於戒律受持不犯，好好的依戒律範圍自己的身心，雖不能保持衆戒不犯，也要把根本戒保好，世人也不會來謗和尙了。至少行此亡滅諍法，使內部和合而發出很大的力量，世人也不敢輕於毀謗了。若能把戒律完全保持不犯，當然是我的唯一之希望。而且使我現在極冷淡的感想，立刻變成了一種最炎烈的好結果，豈不更喜歡了嗎？所以誦戒聽戒的人，都能够如是誦，如是聽，我佛世尊也不致於在遠方他界來悲泣我們的業障了，因爲只要能持戒也可以脫苦的，也能達入大涅槃境的，也能直証無上菩提。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至此都完了。能持戒就可以不須佛來做裸婦了。我如是翻覆的想，誰知四分戒本是從這面翻開，就從那裡翻出去了，心中絲毫影像都沒有，眞是如來說爲可憐者，及誦畢，又聽到拍拍的板聲敲過了，我以爲是禪堂外寮的人拜普佛，不要睬他，我還是休息我的好吧！連我做這念頭的時候，連念頭念尾都被他們說「好普佛去呵」的話頭打破了。就立刻站起身來，就不停不住的向那殿前直衝到本位上站着總放心下來，幾乎又要受僧值的「哼，做甚麼？」追念誦畢，大衆皆瞪目往殿後注視，余見其形狀，似乎大有利益，又聽到秘密相告的聲音，更加驚駭，乃眇目視之，「呵！是他呀！齊主結緣銀角子。」唉！今之人所以不及古之人者，是在錢財上的區別喲！古人見錢

如賽士，今見毫毛少利，嫣然笑，色然喜，求之不得而出之以媚、能不愧死古人耶？雖然如是，但是時代不同，沒有錢甚麼事都不能成功，也難怪其見財而喜。特未悉爲喜既得財則事之可以成功，抑亭既得財而可優游於戲院大菜館耶？就是以我作例，也不是一個不喜歡錢的人，我記得曾有一次，沒有錢的時候，把我的叔公弄得同那博物院裡的猿猴一樣的跳吼起來了。他雖然是這樣的跳，始終那裡肯捨得給錢我用呢？沒有法子可想，只好不要錢，也要求學。結果還比那有錢的求得好些。但別人以爲現在的人那一個不要用錢，又那一個不想愛好的，穿好的，吃好的呢？既個個都是這樣，你豈是個例外，不過沒法兒可想，硬着頭說不要，實叫那裡會不要呢？這話的確不錯，不過我在這沒法可想的當兒，常常記着古人的話：「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就把好錢的心來徇了吾之所好了。似乎以爲銀錢不是刻意去想得到手的，如果要想得銀錢也是很容易的，祇不過在未有錢的時候，就要想這樣造成能使將來自然有錢送到我面前來的方法。隱隱地就含着「君子謀道不謀貧」的意思了。現在我雖無錢，也能無憂無愁的優游度日，求學的心也不因無錢而退了。就是靠這一點兒思想。再想在家人的需要上，與和尚確成反例，他們執著個人的妻子產業，安心替未來的子孫做馬牛，至於爲衆人謀幸福，放開眼光以救世濟人爲己任，則不管星中揀月批評的人，當然要斷定後面的一種是很對的，但那一種執著個人的產業，是要留給他子孫用的，根本就錯。因爲弄到後來連自己一個空人都站不住，何況能保持其餘。但他們是明明白白的掛着求利的招牌，所謂「人不爲錢誰早起」，不像和尚表面掛着老佛爺的牌子，暗地裡還是貪著不捨。那末，明明白白的倒覺光明正大，暗地藏穢，反而無價值了。這不過是社會上一部分的流域，見和尚生活之易求，羣驅而出家，結果蹲了九隻或十二隻的香痕，就算是一個完全的和尚了。其實對于和尚二字的意義，都是莫明其妙的。惟有知每天或到某處趕香會，或到某小庵去打水陸，或有東跑西住的掛單，總之，有了佛事的時候，就是一身夠用了。因此社會上的人也無論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看見了這個和尚，也像那觸着臭氣欲嘔的人「喂！和尚。」和尚見到這樣也只好大行其忍辱波羅密了，不忍辱也無可奈何。呵！佛教將要斷送於這些辱忍的和尚手中去了，請不要忍辱了吧！

本刊二卷（十二期止）報告

收入

收一卷存欵三十二元二角六分
收福來和尚捐助一百元
收芝峯法師代捐二十元
收從禮法師捐助二十元
收澄弘法師代捐十元
收零捐及訂刊七十一元八角
共收二百五十三元七角六分

支出

支印費一百六十四元
支郵費五十元九角六分
支雜費三十一元二角
支補靜賢全集補圖十元五角九分
支補編輯處十元
支補發行處十元
共支二百七十六元七角五分

兩比除支淨欠二十三元

本社謹啓

不堪回首話從前

萬泉

這是一個明媚春光將盡而未盡的三月時候。

我與世見面的頭一天，那時是成立中華民國後的第四年。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到現在屈指一算，不增不減，不多不少，整個兒二十週年，回憶起來，作一個二十年來的總清算，好固然是好，但是：像我這樣一段的生命史，說出來于人也沒有一些利益的。自家兒從呱呱墮地，生活上平淡得很，學問與經驗，還是非常的幼稚，想作一篇：「回憶」，或「小史」，其實正如一部二十五史，不知從那裡寫起是好呢？

記得：有一天我家裡的母親，忽然把我全身用新衣服穿起來，並且唧唧咕咕的對我說：「生呀！你今天要上學去，向後你要好好的聽你先生的話，……」其實，那時一個七歲的孩子，那曉得什麼上學不上學呢？只有知道糖菓好吃罷了。一回兒，我哥哥帶着我，走到一間素來不曾去過的一間廳裡。內中同我一樣大的小孩子很多，我和哥哥一進那廳門口，噪雜的聲音，早已送到我耳際了，黑漆漆的廳中間，在上面坐着一位鬍子斑白的老先生，神威凜凜的，我望了不敢再望。我燒了香，拜了孔老夫子，還拜了那位斑白鬍子的老先生後，即坐着唸起：「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經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求學的第一日。

人事滄桑，實在非人力所能預料得到的；我上學的第二年，在我故鄉——長谿——忽然來了一個晴天霹靂，就是老幼無聞的「土匪」發生了。

整天靠着「力」去掙扎的我的爸爸哥哥們，自得到這「土匪」騷擾的消息後，他整天只是在愁中過活，的確，不好了，天災人禍又來了；那一年我家裡用力去換來的代價，只收到十分之四，其原因是天旱，沒有雨，田乾河涸，稻麥變成枯草，田園都已龜裂，數一數二的農村，不景氣的氣象，也同時佈滿在家家戶戶了。我家裡的生活，即從那時發生困

詩林

哭仁文師弟

冷觀

師弟仁文，年才十二，聰穎異常兒，予甚愛之。不幸於五日晨（二十二年冬）地方保衛團槍支走火，誤中要害，竟死于非命！嗚呼！風悽露冷，月缺花殘，我心驚！我肉跳！我幾痛哭失聲！其情形之悲與夫狀況之慘，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地下長暝，人間苟活，恨予之悲懷莫展！握筆狂書，聊當一哭，工拙非所計也。

二二，十一，卅晚志痛。

一

當子彈飛過了土墻，
我心是如何的緊張！？
奔到客室，
穿過走廊，
跨進法堂；
只見你揉成了一團　宛轉，掙扎，呻吟，
躺在地上。
鮮紅的血，一滴一滴向外流……
你的靈魂飛散，

難現象了，灰色的空氣，也就緊置着我家了。

不幸的我，原想靠家裡的餘裕，而天天去那位老先生那裡讀書的，誰知那年我鄉村自受土匪和天災的影響後，我的讀書的問題，就難解決了。一條小生命，當他的前途上生起無盡的危波時，使你不得不磨拳擦掌，咬牙瞪目的掙扎，于是，爲着麪包問題，我卽丟開書包，而從事農林生活了。

幸喜上天有靈，加庇在我鄉村，民十四年，以及前二年，收成都好，茶葉有價，我家裡在這二三年靠茶葉的生產，賺了不少的錢，我家裡又送我到城裡近聖小學校去讀書，當時我鄉中人都叫那學校爲「洋學堂」，於是我也成了一個小的「洋學生」了！

過着「洋學堂」生活的我，當然私心滿蓄着莫可形容的愉快，怎奈家鄉受土匪的蹂躪，漸漸又有雞犬不寧之態，年近半百的父親；感到時事的變遷，社會的黑暗，卽想捨離家庭，結果第二年離菊爭芳的時候，便帶了天眞活潑，十二歲的兒子—我—投到本縣城東華峯寺披剃了，此後我卽過着所謂沙彌的生活了。

讀經，拜佛，唸古文，寫字，掃地，無疑地這是沙彌應作的事情囉！但是頑皮的我，對于這些事，宛如仇人似的，在上人們嚴格的管轄之下，我不得不去依法奉行，那時，我天性所喜歡的事情，踢皮球，聽故事，塑泥人，畫山水，……對于讀經這一類的事情，的確是我最討厭的事！作這頑皮的事情，上人們當然都很不高興，但是他們，都用種種的勸誡的話，誠懇的態度對待我。冬去春來，漸漸地如小猫馴熟了的樣子，終日也肯去作從前所不喜歡作的讀書，讀經的事情去了。

在起初，我一踏進空門，慈顏可親的上人，對我非常的痛愛；和藹的同道們，也非常照顧我，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在這樂幸的環境下，一切的一切，都和我不相干，除讀經等事情外，衣食全無顧慮，公子少爺亦不過如是，在這一段生活可算是我一生最榮幸了，但是使我憂愁的東西，就是一時離開親愛的父親和母親，每在沒有事時，我卽想到親愛的爸爸和媽媽，在沒有人的地方，我常常也爲想父母的事情而流過淚！

你的肢體殘傷！
你的心靈破碎，
你的知覺失常！
室裏是充滿了死氣，
月光昏慘，
愈覺悽凉！
我顫抖，我悲哀，
寸斷肝腸！
最慘不過的幾個小和尙，
失措驚慌，
亂呼爺娘！
有的跌倒溝裏，
有的滾在椅傍，
有的狂奔門外，
眼淚汪汪。
天呀！我疑爲是夢中的境況？
！這慘狀！
扎好創口，
洗淨血跡；
彷彿還聽到你微弱……斷續……呼吸的聲浪！
唉！人生是無常！
我咀咒着慘酷不仁的上帝！
我詈駡着凶橫無情的鋼槍！

二

一個傍晚的時候，太陽斜掛寺前的峯頂，我得到我父親的死耗。冬天又得我母親的死耗，那時我渺小的心靈中，除滿眶淚水，悲哀，頹喪，又能作些什麼呢？自受這一場刺激以後，常想：讀經拜佛，雖然好過日子，但未來的一切，究竟是怎樣呢？一個活潑天眞的小孩，遭受了這意外的打擊，猙獰的，可怖的，等等的現象，往往在夢中實現，本來很薄弱的身軀，自此以後就向瘦弱路上跑了！

大好的年華，不停留地向前馳驟，送盡了多少天眞浪漫的兒童，三年沙彌生活過厭了，忽然一個早晨我想着：出家就是這樣的唸經，拜佛，燒香，讀文算了嗎？於是我卽向我師叔－我師父不在小廟－要求，要給我受戒去，人家都說：「受了戒才是和尙，」我甘心永遠作「沙彌」嗎？這樣想着，我一定要去受戒，其實不曉得受戒有什麼好處，同時又受他們一般的言語：『天下叢林一多，一般小沙彌，不送到叢林去，參參禪，學學規矩，將來沒有結果！……』什麼叫做叢林，我簡直不知道，叢林倒底是個什麼所在？我應也可以住嗎？去！去！他們說：參禪，可以「明心見性」，我爲什麼不去參禪呢？將來也可以得到「明心見性」啊！

穿起草鞋，背起包裹，裝束無異到我廟裡掛單的和尙，告辭了廟中的師叔，從那日起，我卽成了一個飄泊的僧伽了。

跑到福州××寺，糟糕！又要上殿，又要過堂，雖然做了三載的出家人，對于出家人的規矩儀式，一點也沒有學到，眞是吃飯都吃不來，什麼囉囉嗦嗦的事情，非常的多，在戒堂裡，一天跑跑拜拜，忙個不休，人家喊「有」，我也喊有，人家喊「無」，我亦喊無，清早二點鐘就要起來，起初覺着困難，半個月下來，形成了習慣，我和他們一樣的有勁，一樣的敏捷起來了。

住了一個多月的禪堂，吃不光那種如活死人的生活，和叢脞的苦頭，月明星稀的當兒，大地唯有沉寂的虎虎的狂風，在樹梢發出可怖的聲音，素來胆量很小的我，這時也鼓着壯氣想二十六計，走爲上計，於是背起包裹，悄悄地躡手躡脚的偷走，出了三門，一溜煙跑到福州來了！

當子彈掠過了身傍，
我心是如何的懊喪!?
口吐白沫，
手已氷凉！
弟呀！誰想你竟遭這樣的收場？
我托着腮，對月流淚！
細細思量，
痴心妄想！
有人說你人中短，壽命不長！
有人說你是太聰明了，
以致天亡！
有人說你叫做「仁文」，人都感呼爲「人魂」這就是個大不吉祥！
然而，我所懷疑的，
假如你不出家時，
會不會遇到這不幸的誤傷？
唉！人生是渺茫
我眞咀咒慘酷不仁的上帝！
我眞詈毀凶橫無情的鋼鎗！

三

當子彈穿過了你底胸膛，
我心是如何的悲傷！
清淨梵宇，
頓時變了屠場！

盲從的我，雖然脫離了那禪堂活死人的生活，可是茫茫無際的人海，何處是我寄身的所在？這時我如一隻羔羊迷失了道路，目前的困難，今後的一切，使我成了無主意的人了，結果混入經懺場中，作那自命超渡亡人的和尚！

過了三年經懺的生活，整天如牛馬似的，灣着腰，高聲唱「南無」，「南無」的；招牌上爲超渡亡靈；目的全在每天五毫錢的代價，這時我也學了種種用錢的方法，所得的代價，不够開消，我知道：這非久計，一方面相識的人，也有勸我去求學　受了他人一般的指導，我心房也有這樣的想頭：「出家人一般的滋味，我雖然不曾飽嘗，但是我也嘗了不少了，「明心見性」沒有得到，經懺場中也混了不少時間，出家所給我的利益，知識，經驗，……就是這些的嗎？」

民二十二年受良心的責罰，相識人們的勸誡，我心靈起了重重的懺悔，哀了凡先生的話：「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自後的我，也許有挽回的可能；於是：我卽負笈南下，到本院開始求學，自八月十五日進院，到十二月寒假的時候，我才知道出家爲着什麼，受僧伽新教育一般鍛鍊後，對于現僧伽的職志，我也知道一點，法師們所授我的佛學，我也畧畧領納一二，雜誌報章給我的知識，也可算不少；這時我深悵惜從前光陰的虛擲，追思前塵，無形中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同時：我又作這樣的想：我這樣的無目的的出家，出了家又無目的的飄流，未悉在佛教徒中，是否還有如我這樣的人？再進一步想：許多的出家人，那裡有知道爲什麼要出家的道理後而去出家呢？這年冬末，對景觸懷　我寫了這樣的小詩兩首：

「一肩瓶鉢海天南，日自研經夜自參；甚覺浮生無意趣，流光迅速我何堪。」「少小離家意氣多，數年湖海逐風波；汽今未遂當年志，馬齒驚添嘆奈何？」

回憶從前，不禁憮然！

光陰如車輪齒似的轉移着，一學期二學期起一直到了現在不覺也成了三個學期，試問：在這三個學期中給我的是個什麼東西？這問題到了我心府　實使我發生，無限的感慨，一切鹹，酸，苦

我的師弟呀！

可憐你竟做被宰的羔羊！

猶憶得去年帶你的時節，

我騎着木椅，

你似乎是坐在竹牀，

我說：「出家吃苦哩」！

「不怕」！你天眞的一笑說，

我說：「出家不能取婆娘。」

你笑着走了。

你的母親說：「這個東西，眞討氣非常」！

吃畢了早食，

換上了衣裳，

你的母親含悲帶淚，爲你理行裝！

哥哥說：「出外保重」！

嫂嫂說：「明年此日快快轉回鄉！」

姊姊說：「免得老娘想」！

我們走得好遠了，

你說：「他們還朝着我們望哩」？

誰知生離竟成死別？

一夢趁黃粱！

唉！人生這樣渺茫！

人生這樣無常！

我更咀咒慘酷不仁的上帝！

我更詛毀凶橫無情的鋼槍！

，辣的味道，我也略嘗過一遍、不留情的太陽，仍是循規蹈矩地從東邊出來，西邊沒落，百花爭研，衆鳥欣悅的春光；又快要降臨大地了，我想：得了一天知識，就加上一層煩悶，往事如雲烟似的過去，當然不能追及，但是：現在難道不使我在憂愁？未來究竟又成功怎樣的一個我呢？……」

唉！二十年來轉瞬間，撫今思昔，怎樣不使我這渺小心靈，在戰慄懼懼着呢？拉雜寫成了這樣的一篇「東西」，也許可以作我二十年來的縮影吧！

嶺東佛學院學僧畢業論文

南詢集目錄

密嚴經述要　大本
俱舍宗之世界觀　普法
心地觀經大意　宗禪
論因三相　脫塵
說阿賴耶識　樂慧
十二因緣論　愚岑
釋說三界　心海
說十法界　新曦
四無垢性與現代僧伽生活觀　道融
論佛教不振之原因　聖航
民主政體與佛教關係　曉峰
我們研究文學之應有的態度　隆祥
今後我們該怎樣運用新文學　慧權
學僧生活與叢林生活　慧明
讀整理僧伽制度論後的管見　緣淨
讀□業集之感想　能幛
兩年來受課心得之檢討　自權
兩年來之嶺東佛學院　法雨

優待辦法

本書十六開本，共一百餘頁，爲嶺院學僧埋頭鑽研之成績，定價大洋陸角，近已出書，茲爲優待本誌讀者及擬與各佛學院學僧觀摩起見，特定辦法如下：

一本誌讀者，每冊減收三角
一佛學院學僧每冊減收三角
一每人以一冊爲限郵費在內
一此種優待以八月卅日爲止

發行：潮州嶺東佛學院

四

當子彈射過了心房，
我心是如何的悽愴！
夜深霜重，
冰凍長江！
人寂寂，
風悄悄，
將柩送到你的故鄉。
你的哥哥頓足狂呼，
你的老母哭倒高堂，
你的嫂嫂嘆息！
你的姊姊在埋怨你當初不
該來做和尙！
我親愛的弟呀！
我對不起你！……
更對不起你白髮的老娘！
我們情同手足，
出了家還是弟兄排行，
從不曾較短論長！
然而，你這次留給我的，太苦痛了！
這慘淡的影像！
頹唐！悽涼！哀傷！
什麼富貴？什麼榮華？
石火電光！
什麼世界？什麼人生？

異類法緣記（續）

震華

猪

（一）明季華山寺中養一猪，年代甚久，毛盡脫落，能持齋，不食穢物，聞誦經聲，則叩首作頂禮狀，合寺僧以道人呼之，一夕老病將死，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素有道行，將往他處說法，召其徒謂曰：『猪道人若死，必碎割之，分其肉，啖寺鄰，』衆僧雖諾之，而心以爲非，已而猪死，乃私埋之，湛一歸，大驚！乃往埋猪處，以杖擊地哭曰：『吾負汝』！衆僧問故曰：『三十年後，某村有一清貴官，無辜而受極刑者，即此猪也』。猪前生是宰官，有負心事，知惡劫難逃，託生爲猪，來求超度，我故立意以刀解法厭勝之，不意爲汝輩庸流所誤，然此亦天數，無可挽回也』。崇禎間，某村翰林鄭鄤，素行端方，在翰林爲籍中，爲其舅吳某誣其杖母事，凌遲處死，天下冤之。其時湛一業已圓寂，衆方服其通因果也。（子不語二）

犬

（一）明姑蘇周致和，賣藥爲業，有一次娶，歿後，附於妹身言曰：『吾不敬三寶，罰作狗身，日被厨下人打，苦不可言，幸速救我』。父母問曰：『吾爲汝禮慈悲懺法，汝得益否』？曰：『正仗懺力，將脫難矣』。犬母從周家取狗以歸，三日而死。（見聞錄）

（二）清杭郡橫河橋東街普慈寺僧天一，畜一犬，每遇蓮社衆信叢集，誦經念佛，犬卽蹲伏靜聽，康熙五年，六月六日，俗例貓犬同浴，徇例浴此犬於池，次早死於圖則，僧衆憐之，爲說三皈，犬忽起立，聽法意覺，復合前爪而仆，如合掌狀，犬旣現此神異，則知平日蹲伏時，必竭誠信，口雖不能言，心自默念，其往生安養無疑矣，天一爲之頌曰：『荒荒古苑半蘼蕪，幸有蹇彪義未辜，踏遍草鮮迎善客，吠殘蘿月警頑夫；遺骸自把眞心顯，公案誰參佛性無？多載盡誠緣忽謝，茶毘莫異海山孤』。（淨土全書）

佛教新聞

記者

上海

李鈞寰居士捐資在上海閘北寶昌路創辦佛學圖書公覽處一所，爲開勸善之門，闡弘

地獄天堂！

我毅然底收拾已碎底心，

踏遍天涯，

獨自徬徨！

將悽凉憂傷埋葬！

咳！人生本是無常！

人生本是渺茫！

我要毀滅慘酷不仁的上帝！

我要毀滅凶橫無情的鋼槍！

懷友

悅西

黃昏後的街市，

滿佈着絲絲細雨，

一陣陣的冷風，

吹動了離人的愁緒。

倚在樓欄，

發出一聲長嘯；

哦！遠隔着萬水千山呢？

二一・二・十六澳門。

法之徑，從此社會頹風，不難振起，人心陷溺，當可挽回，第以個人弘法心殷，荷担力弱，本聚沙成塔之義，不得不嚶求諸位善士，惠賜經籍，以培此殊勝因緣，俾使羣倫同沐法化，共登極樂，則功德果報，皆不可思議矣。

寧波

七塔寺報恩佛學院創於民國十七年，向由溥常老法師主持院務，近以身任住持之責，不暇兼顧，特聘寶忍法師代理院務，已於夏曆正月十六日開學上課，茲悉尙續招正科僧三十名云。

湖北

武昌通湘門外蓮溪寺，近請會留日學密持松大法師宣講大方廣圓了義經全部，聽衆多爲太虛大師皈依弟子，並開世界佛學院圖書館，最近已組織經團，每日下午時，由屢空法師領導，前往參加該法會云云。

又訊一：武昌正信會　原爲在家學佛二衆之唯一新興道場，近該會會長方本仁居士等感於人身者日多，該會有鑒於此，乃恭請世界佛學院圖書館代理館長法舫大法師，聞每逢星期日午後具修時間之餘，宣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嗣因舫師館務蝟集　故遂由舫師轉聘南曇法師代座云云。

又訊二：海潮音雜誌社編者大醒法師，已於是月二十二日搭太古輪離鄂轉滬，聞俗事休息後，即準備東渡赴日考察佛教，想大師回國之後，屆時諒必於祖國佛教有一番新貢獻也。

阜陽

國民政府保證寺廟財產，法律在案：個人團體不得無故侵佔寺廟財產，民十八年已經頒過，中華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寺廟辦理條例第二十條：無故侵佔寺廟財產者，依刑事律侵佔罪處斷。」安徽阜陽全縣寺產於民十九年秋爲當地劣紳武力威脅，强迫提充，借興辦教育名義，各充私囊，勒各寺住持僧民按季納稅，不顧道德，並毫法律，苛刻壓搾，無微不至，搜羅剝削，至無遺矣。一般僧民苟延殘喘，奔命於下，乃不惜挺而走險，作孤注一擲，羣起罷課之潮，爲當地劣紳惱羞成怒，蠻橫無理，逮捕交官，××亦被無理拘留，於此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政治漸趨清明之途，貪官劣紳正被淘汰之例，一般弱小僧民猶受此無辜之魚肉，亦可嘆矣。

豐城

贛省豐城佛學居士周志誠等，爲研究佛學者便利起見，特設研究部，以攝初學，每日敦請前清進士，徐文鐘先生，講演各宗經典，深入淺出，每日聽衆，應接不暇，發心信仰三寶者，每日甚多，現在莊嚴佛堂，可容千人，該林設有施藥部，放生部，弘法部，演講部，均派居士担任負責，辦理甚爲得力。豐城地居江西喉舌，往來要道，現有如此整個佛林，誠慈航普渡，暗室明燈也。

本刊下期遷址紀念號要目

今後人海燈之新姿態　編者
中日佛教徒眞能攜手嗎　通一
必空？目空？　竺摩
人海燈復刊以來之回顧　寄塵
建立人間道德的基礎　東初
怎末是徹底的辯証法　通一
「人間的宗教」序　墨禪譯
鳥窠禪師與白樂天　窺諦譯
豈敢謗宗　悅西
弘一法師印象記　道屏
六祖大師（小說）　汪冰予
太沈寂了（地方通訊）　張健華

編完以後

編者

上期曾說過，十一十二期的合刊是在五月一日出刊的，豈知印刷所爲替我們印南詢集，工友，時間，字粒三者都忙不過來，延至今天才出版，這眞是令我們抱歉不已的事。

十三期（遷址紀念號）應該六月一號出版，但我個人在這里的事須在本月下旬才得完結，才遷到香港去，千頭萬緒，起碼要忙十來天，所以，延期出版又是意中事了。但我想：無論如何不會就遲到一星期以上的，這兒，預先申明，免在讀者們盼望！

從下期起，在徵稿條約上我們預備更改一下，這要請大衆注意！又香港寄向國內的郵件的郵費，照例須加三倍，我們將來預備擴大範圍，在訂價上或者要更改的，不過，如有辦法我們絕不想增加讀者負担，在這里申明一聲，讓大家知道我們的本心而已。

最近好多來稿者，不署眞名，又無住址，遇到文中有疑問的話，我們也無從調查，以後來稿，務請開具住址及眞名，並發表聚名當隨作者自便，有保留作者眞名必要時，我們當負全責。

下期的幾篇重要文章，已經有了預告了，以後，我們想切實整頓一下，在選稿方面當較嚴格，希望作者讀者不要媽虎，同時，希望讀者也督策我們不要媽虎！

介紹

欲明佛教眞像者，不可不訂閱

佛教之唯一日刊

佛教日報

社址 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每月大洋五角

誌謝

茲孚

漢口乘空法師 緇洋一元正

漢口演法法師 捐洋一元正

人海燈社敬啓

特此誌謝

本刊徵稿簡例

1. 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佛學專著，人生問題研究，佛教文藝創作，翻譯，批評，通訊，文言白話皆所歡迎。
2. 投稿須繕寫清楚，勿兩面書寫，能依本刊行式寫及自加標點者尤佳。
3. 來稿刊載後，酌酬本刊若干期，但投稿人須開列詳細姓名住址。（發表得用筆名）
4. 來稿請寄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期五分 郵費一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國內	國外
全年	廿四冊	毛	二元二角	三元四角
半年	十二冊	六	角一元二角	

本刊廣告升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編輯發行 汕頭潮州嶺東佛學院

印刷 潮州乐宇印務局

嶺東佛學院廿二年捐助僧糧芳名列左（續）

慈慈師	五十元	林關順喜捐助銀	一元	林葉順捐助銀	中元
根平姨共捐助銀	四元	王林滿英捐助銀	一元	賴丘滿妹捐助銀	五毫
二姨捐助銀	二元	林李二妹捐助銀	一元	陳鄭鳳妹捐助銀	四毫
又淨居士捐助銀	二元	丘勤心捐助銀	一元	李招妹捐助銀	四毫
李定妹捐助銀	二元	賴李麥妹捐助銀	一元	丘陳和英捐助銀	二毫
李林快妹捐助銀	二元	賴鄭申妹捐助銀	一元	鍾李勤妹捐助銀	二毫
古陳善妹捐助銀	一元	賴吳菊妹捐助銀	一元	江丘敬妹捐助銀	二毫
王洪妹捐助銀	一元	廖鍾保妹捐助銀	一元	丘吳帶妹捐助銀	二毫
侯富英捐助銀	一元	劉陳廷妹捐助銀	一元	陳司傑捐助銀	二毫
楊士英捐助銀	一元	葉李梅英捐助銀	一元	陳丘采妹捐助銀	二毫
鄧桂香捐助銀	一元	劉陳汀妹捐助銀	一元	賴仁彬捐助銀	二毫
古桂雲捐助銀	一元	丘謝聰妹捐助銀	一元	賴鍾美妹捐助銀	二毫
林吳順捐助銀	一元	鍾桂妹捐助銀	一元	賴阿清捐助銀	二毫
林李安妹捐助銀	一元	徐葉祥妹捐助銀	一元	顏林丁妹捐助銀	二毫
丘林月英捐助銀	一元	徐耀昌捐助銀	一元	顏振方捐助銀	二毫
丘鑑宛捐助銀	一元	林丘新元捐助銀	一元	顏竹方捐助銀	二毫
林陳金妹捐助銀	一元	林鍾雲英捐助銀	一元	李桂珍捐助銀	二毫
李林幼妹捐助銀	一元	林召喜捐助銀	一元	廖桂有捐助銀	二毫
李侯遐妹捐助銀	一元	李丘連喜捐助銀	一元	陳維芳捐助銀	二毫
丘謝安妹捐助銀	一元	丘楊讓妹捐助銀	一元	李桂通捐助銀	二毫
李廖三妹捐助銀	一元	林陳勤妹捐助銀	一元	總共銀九十四元五角	
丘桂粦捐助銀	一元	林丘綠妹捐助銀	一元	毫四十五毫升三元五角	
丘鄭喜妹捐助銀	一元			合共銀九十八元正	

靜賢全集

本集數十萬言，皆靜師生前精心佳構，有佛學專著，有論文，有詩歌，有通訊，共一百餘頁，學佛人不可不備，定價四角，極其低廉，本當只印千本，購者從速，郵票代洋不折不扣，優待本誌讀者辦法：

一，凡非本誌定戶，每冊收洋二角，郵費奉送。

二，本誌本年訂戶及在六月以前訂閱本誌一年者，每冊收洋一角，亦不另取郵費。

三，上項辦法以本月六月底爲止。

寄塵啓事

敬啓者鄙人自辦人海燈以來，將近兩年矣，目下因有他就，未便兼顧，集議之下，乃徵求大心菩薩負責繼續維持，幸得香港蓮覺居士，發心出任仔肩，至爲希有！除本年前十二期，由鄙人負責仍在潮州發行外，從十三期起，則由港方負責，至本社移港後對外負責人選及職員之分配，亦由港方推舉延聘妥當後，再行公布，尚希各界鑒察是幸！

本刊遷址香港發行啓事

啓者本刊在潮州復刊以來，已逾年半，承各方讀者財法資施，得垂不輟，無量感荷！茲因本刊負責人另有他就，同時爲謀本刊發展起見，商取香港東蓮覺苑蓮覺居士接辦，幸蒙許可。自十三斯起，改由香港編輯發行，凡各方投稿，交換刊物，通訊等，從國曆五月一日起，請逕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本社爲盼！至本社繼續負責人及其他職員，統于十三期中發表，至希公鑑！

香港廣鈺源出入口莊 擴充舖面 新遷 和興西街二十二號

《上海佛學書局特約發行》 《潮安密教重興會總經理處》

貨眞價實 歡迎賜顧

流通

三藏經典 佛像圖籍 陀羅尼被 顯密法器 僧侶用品 鑪頭素食 名山念珠 星月念珠 西藏貢香 正茄楠香 安南沉香 檀香貢香 降香速香 崖州花梨香 東莞女子香 燒香塗香